

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

一个女兵的自传

谢冰莹 著





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

一个女兵的自传

谢冰莹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女兵的自传 / 谢冰莹著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1

(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4519-4

I ①一… II ①谢… III ①谢冰莹 (1906~2000)
—自传 IV ①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95303 号

书 名 一个女兵的自传

著 者 谢冰莹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刘轩浩

装帧设计 瀚清堂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70 千字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519-4

定 价 2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壹 童年时代

祖母告诉我的故事 三

我的家庭 六

黄金的儿童时代 九

采茶女 一三

纺纱的姑娘 一六

痛苦的第一声 一八

貳 小学时代

- 我进了私塾 二五
- 近视眼先生 二六
- 未成功的自杀 二九
- 小学时代的生活 三三
- 第一次闹风潮 三四
- 开始与小说发生关系 三八

叁 中学时代

- 在楼上示威 四三
- 中学时代的生活 四八
- 外婆校长 四九
- 刹那的印象 五三
- 作文打零分 五五
- 初恋 五八

肆 女兵时代

当兵去！ 六五

乡巴佬追火车 六八

入伍 七三

「打破恋爱梦」 七九

出发 八二

从军日记 八五

从军日记三节 八七

夜间行军 九二

伍 家禁出逃

被母亲关起来了 九九

没收信件 一一五

秘密会议 一二七

第一次逃奔 一二一

第二次逃奔 一二八

第三次逃奔 一三二
第四次逃奔 一三七

陆 大学时代

亭子间的悲剧 一五三
饥饿 一六〇
学校被封了 一六四
我爱作文 一六八

柒 南归东渡

南归 一七三
青枫峡里忆当年 一七五
慈母心 一七七
黑官之夏 一八〇
多情的米子 一八四
不自由的泪 一八七

一个壮烈的集会 一八九

捌 日本狱中

在日本狱中 一九五

脱逃 一九七

玖 重上征程

重上征途 二〇一

战士的血染红了我们的手 二〇四

恐怖的一日 二〇七

浏河的弹痕 二一一

战地情书 二一四

再渡浏河 二二〇

大场之夜 二二二

苏州城的火焰 二二六

在野战医院 二二九

我们的生活 二三二

祖母告诉我的故事

新秋的气候，似乎比夏天还炎热，晚间虽有微风从破纸窗里吹来，但被抱在祖母怀中的我满身都是汗，白天被母亲用棍条打过的皮肤上，现着一条条的血痕，在银白色的月光下面，照出我的脸是惨白的，忧郁的。

忽然间，我由抽噎而放声大哭了。

“小凤，我的宝贝，你不要再哭了，哭醒了你娘，她又会来打你的。”

祖母说着恐吓的话，轻轻地拍着我入睡。

“我……我不怕打，她为什么不打死我呢？”

我的话声音很大，好像故意要使母亲知道似的，然而睡在隔壁的母亲，终于忍着气没有做声。

“宝宝，你以后不要淘气了，你娘为你不知受过多少苦！记一记吧：你把铜钱吞在喉管，不能吐出，又不能咽下，整整的一天，你像断了气的孩子眼睛翻白，口沫滚流，你母亲急得爬过二十里的高山去请医生，她在别人面前像疯了似的磕着头说：‘只要有人救活我的孩子，他要我的命，都可以。’后来铜钱吞下肚里了，她又怕铜吸出了血，于你的生命有妨碍，又特地找人到宝庆去买了几十斤慈姑给你吃；而且每次检查你的大便，看铜钱有否出来。又有一次，你为了去弄屋梁上的燕子窝，从楼梯上掉下来，脸摔破了，气也断了，全身冰冷，完全失掉了知觉，你母亲急得眼泪直流，赶快一面请医生，一面跪在观音菩萨面前求灵水：

‘神啊，我的凤宝宝如果有灾难，就降给我吧，一切我来替代她，只要保佑她康健，活泼，以我的生命去换取她一切的灾难吧！’这几件事，你总还记得吧？”

我停止了哭，静静地听着祖母说着关于我的故事。

“唉！我的心肝！”祖母长叹了一口气，又继续说着，“你的确太淘气了，不知是什么变的。你娘自从怀了你的第一个月起，无论吃了什么东西，都要呕吐，即使喝一口水，吃一颗豆子也要吐出来。每天头昏腹痛，到了最后的两三个月，她几乎痛苦得要自杀；可是一想到还有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要她抚养时，又只得转了生的念头。

“这是她的生死关头，你要出世了！她告诉我肚子特别痛，简直不能起床，不要说吃饭，就连水也不能进口。她在床上痛得打了两天滚，你的头忽然出现了。我以为你这个孩子立刻就会下来，怀着满腔的希望，眼睁睁地等着接生。不料候了一天一夜，长满了黑发的头还在原地方。你娘的精神，早已不能支持了，你父亲又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守着她，一步也不敢离开，后来好不容易托六祖母请了接生婆来。唉！提起接生婆真气死人，以前你娘生了四个孩子，都没有请过接生婆，每次至多不过半个时辰（一小时）就生下来了，谁知道这次生你，经过三天三夜，还是生不下来，接生婆来看了只是摇头：‘没有希望了，你们还是早点预备后事吧。’这样的话，她居然也说出来了。六祖母坚决要接生婆将孩子弄出来，她说：‘无论如何要救出大人，牺牲小孩是毫无关系的。’我那时急得全无主张了，倒是你母亲还清醒，她凄咽地对我说：‘妈，你赶快替我在南岳圣帝面前许炷香吧！如果生的是男孩，他满了十六岁就去还香；要是个女孩，她二十岁时，我亲自带她去还。’于是我听了她的话，就跪在南岳圣帝面前许了‘血盆香’（注：我乡的迷信，凡是孩子难产的，要在衡山的南岳圣帝

面前许‘血盆香’，还香时需着红衣红裤，头上缠红巾），果然快到天亮的时候，哇的一声，你就落地了。你的声音特别洪大，满院子的人，几乎都给你惊醒了！你的眼睛像两盏灯笼一样亮晶晶，眼珠转动得特别快，一双小拳头和两条腿动个不停。六祖母叹息着说：‘可惜是个千金，要是个男孩，一定会做大官的，你看这一对活溜溜的眼睛。’你母亲很不高兴地回答她：‘儿子和女儿，都是一样的。’由此，你可知道你的母亲，虽然为你吃了不少苦，可是仍然疼爱你的。宝宝，以后再不要使她难过了，你要体贴你娘的辛苦和慈爱呀！”

六岁的我，静静地听着。祖母生怕我睡着了，其实我很清楚，头脑里一面演映着母亲难产时的惨状，一面深深地刻着白天母亲第一次拼命鞭打我的情形。更有趣的，我怀疑刚才祖母叙述六祖母的话，也许就是她自己说的，不过因为祖母太爱我，也就不和她算账了。

哼！母亲既是爱我的，为什么要重重地打我呢？孩子不是人吗？她没有自己的主意吗？大人的每一句话，她都要服从吗？

这几句话，老是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。是的，我是个淘气的孩子，我使母亲常常生气，母亲可以支配很多人，甚至可以支配整个谢铎山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幼幼；但是她驾驭不了我——淘气的小怪物，这是母亲最不高兴的一件事。有时她气愤到了极点，就恨恨地对父亲说：“你带她永远离开我吧，这孩子不像我生的。”或者说，“将来早点嫁了她吧，免得麻烦。”

可怜我在三岁的那年，就被许配给父亲一位朋友的儿子了，躺在慈母怀里的小生命，谁会料到她一生的命运，已经安排好了呢？

我的家庭

父亲是祖母的独生子，他生长在一个极穷困的雇农家中。祖母常告诉我们，关于她嫁给祖父的故事：

“我的娘家虽然很穷，可是来到你家就更显得穷了，不但没有饭吃，简直连碗都找不出两个来。”

“这话怎么讲呢？”

当我最初听到时，总是这样问她。

“待我慢慢地告诉你吧，你曾祖父共有六个儿子，你祖父排行老二，当他临死时，每个儿子分一升米，一条凳，一只碗，这就是他的遗产。你祖父不是也只能分到一只碗吗？那么我来了怎么办呢？”

“去买一个来呀！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，因为你祖父是个忠厚而努力工作的农夫，因此他每回替人家做工，主人都待他很好。他赚了钱，不但可以买碗，而且他将每年的工钱慢慢地积起来，后来就用这些钱让你父亲娶了我。我来到这里之后，每天替人家洗衣服，做苦工，也可赚得一点米。慢慢地自己可以买套耕具了，再向人家借点钱买了一条牛，于是我们就租了几亩田来耕。唉！说到耕田，我就记起你的父亲了。他那时还只有七八岁，可是特别爱读书。每天放牛时，总是偷偷地带本书藏在怀里，到了野外，他就坐下来看书，不管牛走到了什么地方，或者吃掉了人家的麦子，青菜，豆子……一概不管。有一次牛失踪了，他吓得一天不敢回家，哭得死去活

来，第二天邻居替他找到了，你祖父问他为什么这样粗心，他回答说，因为看书忘记了牛。从此，你祖父知道这孩子不是个牧牛郎，生来就是个书呆子，于是就答应送他读书，只要他努力，将来还可送他去考状元。你父亲听了这句话，简直喜得发狂！他整天整夜地读书，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就用松枝点着看，有时连手指都烧了，皮也烧掉了，他还是不知道。辛卯年赴省会考，没有衣服穿，就拿我的破衣穿在里面，另给他做了一件新的罩在上面；你祖父替他挑担，店铺里都把他当做仆人不理你祖父；后来你父亲中了举人，谁也没想到这位挑夫，就是举人的爸爸，哈哈！”

关于父亲的故事，我知道很多：张之洞办两湖书院时，他曾在那里读过书。他的思想完全与孔孟一致的，他喜欢研究宋儒之学，主张明哲保身，一生不曾与政治发生过关系。当满清末年，两广总督魏午庄保荐经济特科六人赴京时，五人都去了，独父亲不去。他是提倡旧道德最有力的人，对于父母不但绝对服从，而且孝顺父母也许比曾子还要好。他对什么人都是谦恭和顺，因此没有人不喜欢和他亲近的；对于儿女，在读书做人方面，比严师还要督责得厉害；若论到慈爱，他比母亲还温柔、和蔼。奇怪得很，他的脑筋，虽然绝对是旧的，可是也并不反对新的。比方二哥他们在中学读英文，他也同样地要他用功。他做了三十七年的新化县立中学校长，各种学科都请了新毕业回去的教师讲授。他极力提倡古文，拥护旧道德，因此幼小的我，在父亲的怀抱中，就要开始念诗，读古文了。

母亲呢？她的个性特别强，她是个天不怕，地不怕的勇敢的女性。

外祖母没有儿子，只有三个女儿，她是最大的，家事全由她处理。十六岁嫁给父亲后，便在谢铎山大出风头。她是个绝顶聪明，而又富有办事才干的女子，她的脑筋不用说是充满了三从

四德、男尊女卑的观念，重视旧礼教，胜于自己的生命。她是谢铎山的莫索尼尼，不论在家庭，在社会，她完全处在支配阶级的地位。乡村里的大小，几乎都要听她的话；地方上的公产也由她保管，为的是她不揩油，热心公益事业；村政上更是少不了她，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乡长会议解决不了的，只要请她去说几句，便一切问题都没有了。

她生来就具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强能干的性格，因此谁都害怕她，服从她。这么一来，她不但在地方上成了霸王，就是对待儿女，也像君主对待奴隶一般，需要绝对服从她的命令，听她的指挥。有次大哥为了和大嫂到离我家五百里的益阳去组织小家庭，事前没有得到母亲的同意，她派人把大哥找回来，罚他在地上跪着，头上顶着一大脚盆水，如果稍为动一动，水倒了下来，母亲就要打他的屁股。以后经许多人劝解，才将脚盆取下；二哥为了要和他那凶恶的、毫没有感情的小脚太太离婚，母亲拍着桌子大声骂道：“你这东西，读了书回来做这种没廉耻、无道德的事，难道真的不顾祖宗的面子吗？你要离婚，先杀了我再说！在我没有死以前，绝对不许有这种丢脸面的事发生！”二哥知道母亲的个性太强，如果离婚，就要牺牲她的性命，因此只好忍着苦痛，一直到吐血死了为止，他还是孤零地没有和第二个女性结合；至于姐姐，更是如小羔羊一般驯良，在母亲面前，连话都不敢大声说，十八岁嫁给一个姓梁的，受尽了丈夫和翁姑的虐待。每次她回家来，总是故意说她的丈夫如何待她好，她知道假若不这样，母亲反要骂她不会侍候丈夫的，好几回我遇着她在厕所里流泪，或者晚上我从梦里被她哭声惊醒；三哥也是服从父母之命的，只是他比二哥强，有时也会和母亲吵起来。但他要做的事，总有方法感动父母，使他们不能反对；说到我呢？唉！太惭愧了，我完全是个叛逆的孩子！

黄金的儿童时代

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，姐姐比我大十岁，她在我刚满八岁的那年就出嫁了。三个哥哥有两个随着父亲上新化县城读书去了。大哥已经做了教师，他们一年回来两次，寒假和暑假，是我们团圆的时候。母亲每年冬天，都要准备许多干鱼、腊肉，等他们回来吃。我很羡慕他们那种做客似的生涯，每次接到父亲和哥哥们哪天回家来的信时，母亲总有一两晚快活得不能睡觉。她煮好了饭菜等着，替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，并且每次都这样说：“乖乖，不要弄脏了，爸爸回来了会买糖给你吃，哥哥还要给你许多玩意儿呢。”

从县里到我的家里，有九十里路程，要爬过两座高山。父亲坐着轿子，还雇了一个挑夫，二哥和三哥总是穿着短衣和草鞋跑路，像个挑煤炭的孩子，走得气喘喘的。

从下午五点钟起，母亲就拉着我的手站在门口盼望了，一直要到暮色苍茫的时候，才看见远远地有顶轿子跑来。

“乖，你爸爸回来了！”

母亲连忙走回去准备开水泡茶，我同小黑狗赛跑似的，走到半里远的地方去迎接，父亲照例在近我家八里路的地方，就要下轿来走路的，理由是附近住着些长辈，而且祖宗的坟墓都在那里，他说这是应该下轿的。

“爸爸，糖呢？”

我像小猴子上树似的，两只小手抱紧了父亲的颈项，小黑狗